

# 扫壁苦寻往岁诗

□肖复兴

罗达成的这部《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报》十年》，是我一直期盼的书。因为无论对于达成，还是对于如今的文坛，这都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得知这部书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我很为达成感到高兴。这部书，书写了《文汇报》1980年创刊至1990年的十年历史。这段历史，不仅属于《文汇报》，同时也属于中国文坛乃至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断代史。

重读这部厚重甚至有些沉重的书稿，不禁眼湿心热。往事如风，扑面而来，清新而料峭，锥心而砭骨，一时百感而难言。夜来无寐，蓦然跳进脑海里的，近乎没来由，竟是放翁的两句诗。一句是“旧交只有青山在”；一句是“扫壁闲寻往岁诗”。

## “旧交只有青山在”

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万象更新、百废待兴。风起于青萍之末，文坛风生水起，雨后春笋般，创刊许多新的文学刊物。可以说，哪一种也掀不上《文汇报》的命运起伏跌宕，并如此激动作者、读者和编者，乃至多方之心。一本平常的文学刊物，能够遍地开花于社会生活之中，迅速地扑入如此众多人的心目之中，只能属于80年代。

作为读者一本有10年为期并不长却内涵不凡的刊物作传，其实，也是为一个时代存照，为自己的一份记忆写心。所以，我说这部书不同寻常，便在于作者必须具有对史、对人、对己的一份真知卓识，需要见得一颗直面现实与历史交织而难解难分的勇敢的心。

书名说“激情文坛”，“激情”二字，对于80年代，是一种怀念；对于如今，则是一种反讽。因为如今，激情早已不再，不仅文坛，整个世界都已经变得面目皆非。重新回顾并书写那段历史，恰恰是这部书的意义所在。在那个时代里，文学不属于精英，而属于大众；文学没有屈服于资本，而有着独立的品质和正义与正气；文学没有被边缘化或偏安于一隅，而是身处时代的激流之中，让浊浪排空也淋湿自己一身，而没有因为衣襟上溅湿一点浪花就狼狽而逃。

因此，《文汇报》的历史，就是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之中，既有文学的激情，也有那个时代的激情。没有哪一个时代的文学，比那时更敏感地感知并激情地介入现实的生活中，从而构成了严峻而激荡的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哪一部书如这部书一样，以一本刊物的兴亡作为个案进行解剖，由此拔出萝卜带出泥，连带出众多作家和编者，连带出世道与人心，连带出活生生的生活，从而鲜活地勾勒出一个个难忘的时代。达成的这部《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报》十年》，将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文学与社会的一个活标本。我相信，它将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也将成为当代历史的一个生动形象的注脚。所以，开宗明义，我说这部书的价值，正在于书写的是中国文坛乃至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断代史。

逝者如斯，80年代显得那样遥远。达成说：“从1980年到1990年那10年，是我一生中中最充实、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人至晚年，蓦然回首，他更加“留恋那时文学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留恋那时是充满人情味而少有铜臭味，人与人之间有着真诚交流和相互帮助”。我以为，这是达成写作这部书潜在的情感动力。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从心灵到心灵，所有再厚重再复杂的历史，再浓烈再难忘的回忆，从心灵深处潜在而涌动出难以平复和抑制的情感，都是写作的最初出发点。

对于达成，写作这部书的最初出发点，正出于这样朴素却至关重要的一点。在这部书开端的《文汇报》“创刊三老”一章中，有着最为详实并最富感情色彩的描摹。对于这三位长辈梅朵、谢蔚明、徐凤喜，尤其是梅朵对于这本刊物所付出的心血、对于文学所倾注的

情感、对于时代所寄托的期望，以及对于达成的知遇之恩……往事历历，达成曾经不止一次对我陈情诉说过：“旧交只有青山在”，特别是这三位长辈先后作古，岁月让这份情感增值，更让他难以抑制。他说：“这段经历，如火山深埋心头。”这部书的写作，便是达成的火山喷发口。

达成是一个感情深厚真挚的人，这是他当年作为作者和编者出道时的底色，也成就了这部书最为感人之处。古今中外的作家里，人与作品剥离是常有的。但达成文里文外如一，互文互质，互为镜像。我和达成相识并相交于《文汇报》创刊伊始之时。在上海火车站的人流如织中，达成来接我，远远地向我挥手。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却一眼认出彼此，似乎相识多年，他乡遇故知。然后，我们一起穿过丽宏诗中所谓的“举着鲜花穿过”的南京路，到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找丽宏。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文字和朋友之交。

以后，我常常被他的电话和电报催稿，逼我的写作更上层楼。可以说，他对我有力的催促，知心的帮助，改变了我写作乃至人生的走向。即便对我的孩子，他一样以诚相待。那时，我的孩子刚刚上小学，他来北京见到孩子，像大人一样和孩子握手，耐心地和孩子纹枰对弈。达成是中国象棋高手，和孩子下棋时却一样认真。孩子说，从来没有一个大人和他握过手。在孩子的童年日记里，记录梦中见到达成的情景。都说作家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达成有。岁月经年，时至今日，达成还保留着孩子当年画给他的贺年卡。“旧交只有青山在”，达成重情重义，重视老朋友，哪怕是小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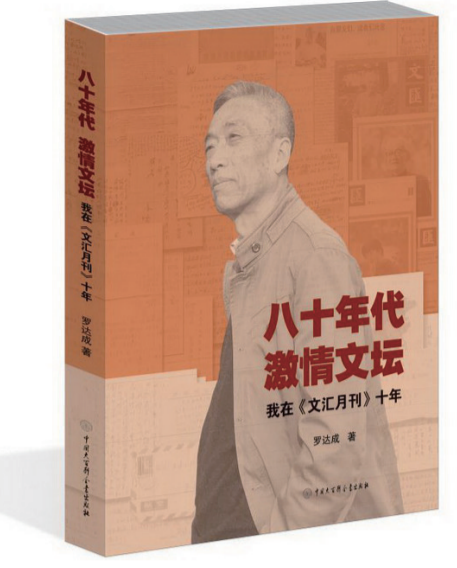
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份真诚而深厚的感情，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书的，因为这不是一部单纯的怀旧怀人之作，可以浅吟低唱，婉转低回，而是要面对严峻的时代，叩问波诡云谲的历史。当然，除了情感，还需要对史料的积累、辩证和识见。这便是我想到的放翁的另一句诗：“扫壁闲寻往岁诗。”将诗中的“闲”字改为“细”字，或者“苦”字，对于达成的这部书最合适不过。

## “扫壁苦寻往岁诗”

达成开始这部书的写作之前，就是先进行这样“扫壁”准备工作的。在《文汇报》10年之中，达成和全国各地的100多位老中青作家有过2000余封信通信，开始被他从尘网封中翻腾出来、整理出来、一一打印、记录在案。琐碎、单调，却让逝去的岁月回流，万千事物和感怀复活。这些宝贵的第一手材料，破茧成蝶，将成为这部书稿流淌的血脉。之后，他开始走访《文汇报》的老人，又以电话和通信的方式，遍访和《文汇报》有过密切交往的亲历者。这两样工作，用了他两年的时间。不知道如今还有多少作家，肯下这样的笨功夫、苦功夫，为一本书，愿意让手与脚都磨下粗粝的老茧，让心绪满水流如瀑，方敢倾泻在字里行间？这和戏说者、矫饰者和倚马可待者的写作，不可同日而语。

要知道，这时候的达成退休多年，七十初度，已是秋深春远之时。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抱衰病之躯，珍时惜日，再费余勇，做最后一搏。他说他“不惜以生命的余日为代价，去做这件事”。这话讲得近乎悲壮，道出的是他真实的心情与愿景。重新握笔，直追故旧、钩沉往事、思索历史、殚精竭虑，一直坚持6年之久。对于达成是很不容易的。他是那种郊寒岛瘦苦吟式的作家，尤其写作这部书，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文字，都和他有着切肤之痛。出于朋友之间的信任，每写完一章，他都会发我一看，征求意见，一遍遍修改，让我心动，让我感慨，让我汗颜。

写完这部书稿之后，他对我说：心身都被掏空。作为读者，作为老友，我目睹了这部书稿破土萌芽，在6年内的时间里，一步步



地完成。这是他“面壁”的修为，是他“扫壁”的努力，是他“破壁”的成就。抵达过去和抵达未来，同样都是不容易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站着的是有心的写作者。这便是文学写作的力量和魅力。这是一部难得的心血之作、生命之作。达成以最大的努力、耐心和毅力，为我们打捞了一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对于特别容易健忘的我们，不至于将那段悲喜交加的历史记忆，淡忘、迷失乃至消失在遗忘的风中。

在这部书的写作中，其中重头戏是勾勒了激情四射的80年代报告文学的成长轨迹。在新时期乃至1949年以后漫长的历史中，这10年的报告文学灿若星花，强劲地介入现实的变革生活中，其影响深远，是无可比拟的。它不仅构成了《文汇报》的鼎盛，更赢得了众多的作者与读者。因有达成和众多当时风靡一时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的交往，这部书的书写，细节充盈，内容丰沛，笔力沉稳。在稿件的往来中，在评奖的活动中，在日常的交往中，既有友情的慰藉，也有心思的抵牾，甚至矛盾的交锋。其中彼此真实且真诚的投入，见证了那个时代，同时见证了达成的为人文为文。在这些清晰翔实而激动人心的记述中，记录下报告文学的10年同时也是《文汇报》10年的发展史。这将是当代文学史绕不过去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章节。

在这部书中，达成还记述了与北岛、舒婷、赵丽宏、雷抒雁等诗人的交往。达成最早也是一名诗人，他是以诗人文人编入世的。当年，他的报告文学的创作，就融入于诗的元素而为人称道。因此，这部书同样延续了他诗人的文笔、秉性、心智与品质。“直不辅曲，明不暗瞞。”在事事有案可稽严谨的史实叙述中，他更是神清思澈，假笔传心，将这部书写成了诗。“扫壁苦寻往岁诗”，他将往岁的人记、史记、情记、心记，四者合一，努力写成了一首长诗，使得这部书不仅具有纪实的史的价值，同时具有诗一样的文学价值。

2015年，达成的书稿在《上海文学》以“煮字风云”为专栏名，刊登了一年，引起很大反响，读者被他的真挚和真实深深感动。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文人，被他的文字引起强烈共鸣，年轻的读者也在他的叙述中了解了历史的真相。他的这个专栏，荣获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对他而言，当之无愧。

布罗茨基曾经说过：“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追求同样的东西：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我喜欢布罗茨基的这句话。达成的《八十年代 激情文坛——我在《文汇报》十年》，便是这样可以“重获过去或阻止现在的流逝”的一部书。相信读者自会察照。相信曾经和《文汇报》共同经历过那10年的作者会感同身受，从心底涌出一声叹息，或感叹，或赞叹。

作为达成的老朋友，能够为这样一部书写序，是我的荣幸。

##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里下河文学研究已经有好多年了，虽然它是否能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议，但是持续地就某一个地区或某一群体的文学展开研究确实会使许多隐藏的东西浮现出来。它不但能使一个地方或作家群的文学被层层打开，能够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对何为文学流派、何为地方性写作等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收获既有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也有关于研究者的，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

前几年，我曾就里下河文学的研究与流派问题做过一些思考，因为里下河文学流派存在争议，促使我想到，对于什么是流派本身就应该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不应该以传统文学的定义去框天下各种各样流派的存在方式。同时，又因为里下河文学是以空间来命名的，那么，其写作成员必然存在流动，就这一点，我提出了“在乡的写作”、“离乡的写作”与“返乡的写作”等概念。就我本人来讲，即使被动地参与到里下河文学研究，几年坚持下来，收获也是很大的。

2018年，里下河文学研究论题之一是它的长篇小说创作。只要粗略地一看，就会使人大吃一惊，在预设的里下河作家群当中，长篇的写作量非常惊人。也许有人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么众多的创作量，它们的主力军肯定是那些已经从里下河走出去的，且已经进入文学写作专业领域的离乡写作者。其实，情形恰恰相反，为里下河贡献出长篇数量重头的，正是那些在乡的写作者们。这再一次证明，如果你专注于某一个地区的文学研究，持续不断地进行跟踪，它真的会让你许多细小的但却是本质的问题呈现出来。关于写作，关于写作者，关于写作者在何时何地写作，他们又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文学生产等等，这些细微的或不成问题的问题都意义重大。其中某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使个体的写作面貌产生差异。比如如上的写作者们，就是现在依然在里下河地区写作的作家们为什么有很多人热衷于长篇小说写作？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但又非常现实的问题。地方写作者们自己非常顽固的文学理想，有一位里下河的写作者就很认真地对我说，怎么才能算是一位作家呢？就是必须写出两三部长篇小说。没有两三部砖头一样厚的书而被称作为一个作家是很难为情的。这就是他们的文学标准和文学理想。与大地方专业作家热衷于期刊写作不一样，里下河的许多写作者认为只有长篇小说才是有分量的。这种文学理想其实是继承了先辈们对于文章与书写的理解，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写一部长篇小说，就是他们大体量的“立言”方式。对于这些业余作家们来说，一篇又一篇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是不可可能的，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进行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构思。对他们来说，最为经济和现实的文学写作方式就是：确定一个构思，长年累月地去写。如同他们给自己建造一个房子，更如同他们侍弄地里的庄稼一样，春种秋收，长年累月，必有收成。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的长篇小说不能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收益，有时为了出版还得自掏腰包。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和其他地区一样，在里下河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文人自行刊印书籍的传统。在一些读书人的家里，现在还能随便找出几本他们的先人自己出资刊印的诗文集。更何况现在地方上为作家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比如今年，在政府的大力资助下，里下河的作家们进入长篇资助项目，一下子推出了多部长篇小说。

我现在越来越主张，对于里下河文学要展开微观研究，笼而统之的里下河文学研究很难取得真实的研究成果，反而会使这个生机勃勃的写作群丧失丰富的个性差异。我曾经这样尝试，以空间的距离来给里下河写作者进行划分，比如，将地理概念上的里下河，特别是现在的兴化、宝应、高邮地区作为里下河写作的核心地带，然后以这个点作为圆心进行画圈，附近的县市作为里下河文学的外围地带，再往外就是里下河文学的影响地带，而再外围的那些从里下河走出去的，不妨称之为里下河文学的行星或者飞地。我仔细考量过这一划分的可行性，我甚至反过来寻找它的荒谬，但最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我要对里下河文学进行精细化研究寻找到的一个临时性构架。以长篇小说来说，核心地带、外围地带和影响地带带有明显的区别，更不用说飞地了。为什么有许多论者对里下河写作作为一个流派至今仍有疑

# 里下河文学研究的精细化

□晓华

我们发现，里下河核心地带，至多包括外围地带，他们的写作是有许多共同点的，这些作家基本上都在进行乡土写作，他们作品当中的环境虚构成分很少，而是与他们所居住的乡土世界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他们真实地呈现出“我在地方”“我写地方”这种地方性写作的本真状态。不管他们作品中出现的地名有怎样的变化，是香河（刘仁前《香河》）也好，浮陀（刘春龙《垛上》）也好，大堰（曹学林《船之魅》）也好，范家村（李明官《衣胞地》）也好，他们作品中的社会环境、自然面貌、血缘宗亲和都是以写真的方式再现了里下河的自然与人文。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的自然背景就是兴化的垛田：“村庄与村庄之间尽是一块块草垛一样的土地，像是漂浮在水上，原先叫坵，又叫坵，现在人们都叫它坵田，也叫垛子。”而曹学林的《船之魅》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小说，这个文学就是以世界上最大的水上庙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溱潼会船”为主要的写作内容。这些作品当中的人物都是当地的村民，原住民，他们故事的冲突也不外乎家族、邻里，而人物的命运也都是个人的成长、家境的变化、财富的积累、社会地位的升迁等等。如果他们

将小说的故事时间集中在在这近几十年的时间的的话，将无一例外地写到中国改革开放对当下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他们而言，这种最大的改变就是拆除了城乡的壁垒，为农村青年的成长在乡土之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许多四五十岁的作家会将笔墨集中到同龄人身上，以至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平凡的世界》式的乡村青年成长小说。比如顾坚的写作，他几乎只写长篇，而且他的一部又一部部长篇都在以不同的故事表达着同样的主题。虽然人物经历不一样，最后的结局也不尽相同，但是概括起来都是一个农村青年怎么由农村到城市的经历。这是一种叙事模式，是一种母题，可以有诸多变异的方式，存在里下河核心地区的许多长篇小说当中。为什么会如此？这不仅他们个人刻骨铭心的人生遭际，更重要的是这块土地上这几十年年轻人或成功或失败的命运写照，是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所关心的最大的事情。这些人身上的人性发生了变化吗？如果有变化，也只有在这个乡土环境里才能得到解释。他们是否见利忘义，是否有背祖宗的遗训，是否忘记了自己的根脉，是否放纵了自己的欲望……这些人性的变化确实与现代或后现代差距甚远，但就是里下河的人性现实。稍作比较就会发现，里下河文学的不同半径和飞地写作在人性的探寻上确实处在不同的层面，这恰恰说明这一群体是从自身出发，完成了不同人性向度的写作。所以说到底，空间的变化实际上是文化的变化，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面貌。这已经由社会学和文学史证明，当今的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不同性质的复合，因此里下河文学不同半径作家对人性不同探索，正是中国社会多层折叠的客观现实。

以里下河核心地带作家们的长篇写作为样本，探讨他们的内容特别是人性的书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对里下河文学的精细研究，将会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不断有新的发现。

广告

## 《流浪地球》观影有奖征联大赛启事

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成为己亥春节地球人普遍的热议话题，收获了口碑与票房，为中国科幻电影打下良好的基础，是中国科幻电影一个新的开端。刘慈欣作为中国科幻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自幼生长在山西阳泉这片热土，在这片热土上，他创作了《三体》三部曲等大量优秀科幻文学作品。为了使《流浪地球》在新时代带来的希望之种进一步生根发芽，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现面向全国征集《流浪地球》观影楹联作品。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阳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刘慈欣创作工作室、阳泉市楹联家协会  
协办单位：阳泉市作家协会

二、征联对象：全国楹联作家、学者和广大楹联爱好者。

三、征稿主题：本次活动主题为电影《流浪地球》的观影感想，内容要求健康积极向上。

四、征稿时间：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

五、征稿要求：  
1. 投稿作品必须符合《联律通则》，联语单边

字数在11字内为宜。  
2. 应征作品须为作者独立原创，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和知识产权，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作品提供者承担。  
3. 每位作者最多可投5副，本次征集为一次性投稿，不接受复投。  
4. 请参赛作者在投稿的文档中提供真实有效的详细通讯信息：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编。  
5. 参赛选手限评1副获奖作品。  
6. 主办方对所有参赛作品共享版权，可刊登、出版，在有关媒体上展示、宣传或用于有关公益活动。  
7. 本次活动不收取参赛费，不退稿，只发评奖奖金，不支付稿酬。

六、作品评审：本次征联将邀请我国楹联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评选，评委会对参赛作品，严格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初评、复评、终评。

七、奖项设置：本次大赛设一等奖1名，奖金5000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3000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1000元。优秀奖15名，奖金各500元。

八、征稿方式：本次大赛接收纸质稿件、电子稿件。参赛作品纸质稿件请寄送至：山西省阳泉市南大街534号晋东大厦五层。参赛作品电子稿件请发送至电子邮箱：lldqslsdzwh@163.com/yqswlcyys@126.com。

联系电话：0353-2296979 0353-2296595  
联系人：赵女士（15333035919）  
何先生（13903538438）

九、其他说明：  
本次活动获奖名单、获奖作品将于2019年5月在有关主流媒体发布。请参赛者及时关注阳泉市文联网（http://www.yqwl.org.cn）、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kfq.yq.gov.cn）、阳泉市文联微信公众号（yqswl2016）、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微信公众号（yq\_kfq）了解大赛情况。主办方将于2019年5月在刘慈欣创作工作室所在地——山西省阳泉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柱公园举行颁奖典礼。

《流浪地球》观影全国有奖征联大赛组委会诚挚邀请有关作者到著名科幻作家、《流浪地球》原作者刘慈欣故里参观采风。

阳泉市文联  
开发区文联  
阳泉市文联  
开发区文联

《流浪地球》观影全国有奖征联大赛组委会  
2019年3月13日

## 鍾山

《鍾山》(双月刊) 邮发代号28—3 全年120.00元  
《鍾山》长篇小说(半年刊) 邮发代号28—310 全年52.00元  
2019年双刊征订

### 2019年第2期目录

中篇小说	到黑暗里为我安魂	西元	麦豆的诗	麦豆
短篇小说	游刃有余	姚静梅	格风的诗	格风
散文	游柯香女士墓前的讲话	叶舟	以文为生	理婧
诗	二线	王手	于坚	于坚
短篇小说	短情	张敦	栏杆拍遍	王彬彬
散文	通扬河畔的男人	徐循华	八国联军袭来前后	王彬彬
诗	九三年	胡焯胜	古史六案	李洁非
散文	照相术	郝振廷	失踪的皇帝	李洁非
诗与诗人	散文诗九章	老风	泥丸小记	雷平阳
散文	敷衍的人	胡桑	日常的曼陀罗	雷平阳
			昆明的弦歌	王尧
			昆明一隅，九儒十丐	王尧

本刊电子版，常年接受征订，欲了解详情，请登陆《鍾山》网站：www.zhongshanzazhi.com

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通过微信和淘宝了解和购买本刊。



款寄：210019 南京梦都大街50号钟山编辑部收，免邮资。务必写清您的姓名、邮编、通讯地址和邮购内容。联系电话：025-86486038。